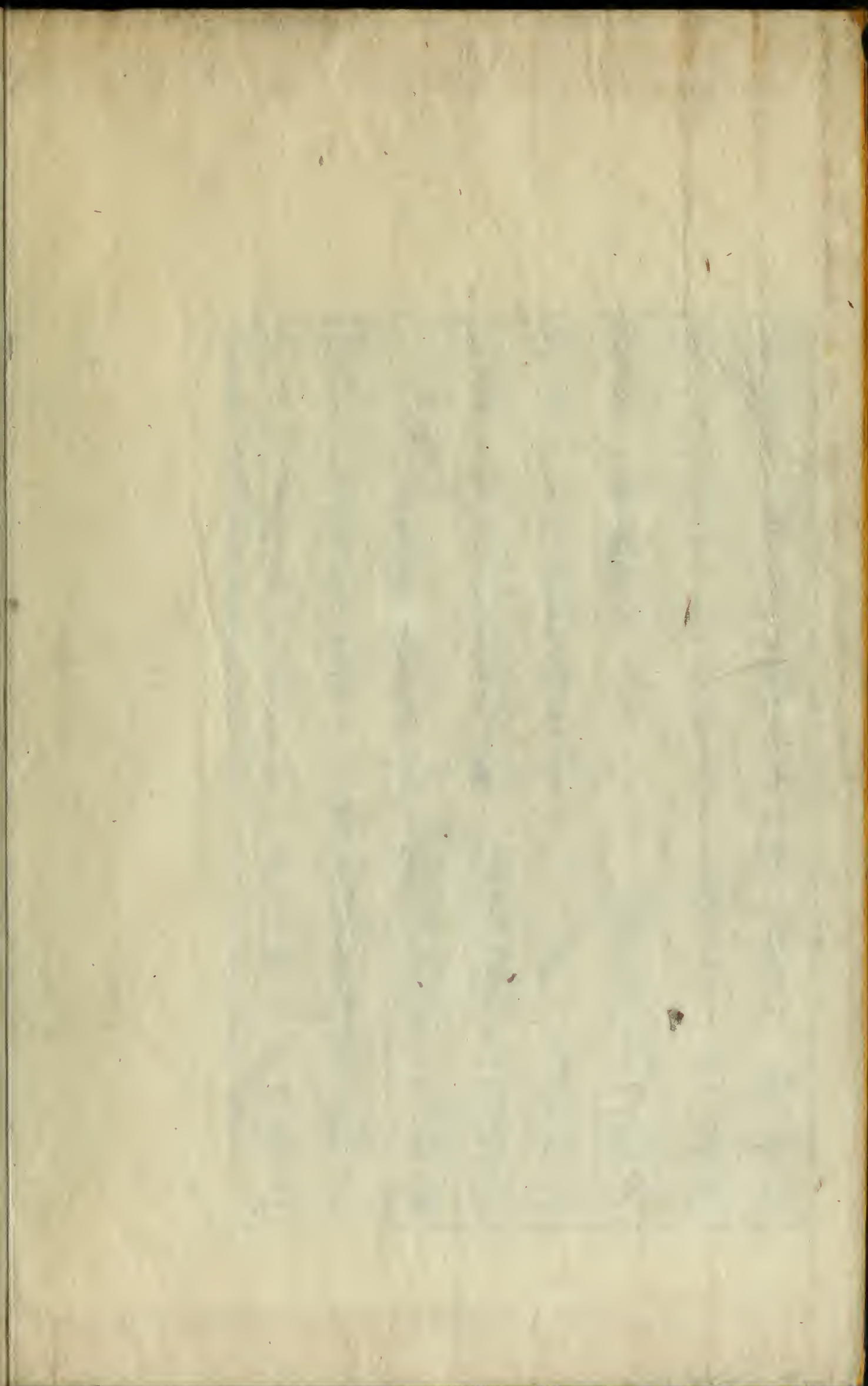


丹溪集

乾



丹溪先生實紀序

粵系

世宗大王聖智天縱冠冕英師
始設集賢殿以重為去文學之
士而朴忠正成忠文李忠簡柳忠素
河忠烈實為選首即

端廟六臣之五也其在羽儀一時
高文大策炳烺可觀而編改之海

遺佚不傳者論考以六臣所遭罹
微之 皇朝方正學諸人以此不
幸也正學曰全集其立言之不括
於萬代六臣則曾有是是重至
不考也 也 以丹溪集而讀之乃河
公遺業也 性寂寥 每篇上馬之化
音之盛 不名而樹立之烈 且之微 有
吁 至可敬也 公姓名在 輝 孺 節

義直史冊案報在 躬廷名慕
在士林文字之傳不傳於公未必
加損也第詩若文冲淡行均絕
善嶮刻痕亘享純厖之福而竟彼
操得幽鬱沉寃至二百年而始伸豈
文章之免不係乎時運而豈涉於身
命歟然之公之一字一字則固已軒天地
耀日星殆家傳而戶誦區區稱福其

子不識可也嗚呼殘葉剝殼遺
落人間其如崑岡烈炎片玉獨存
彌見其可貴亟宜入梓以惠後人不可
私之中術止為一家之寶已也古人云
漢武侯出師表而后感慨流涕此其人
心者也余於此卷上云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
議政善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

春秋館觀象監事安東金炳
學謹序

殷二子西山棟微之歌作而天下之爲
君臣者定蓋自虞夏降而古今之
褒貶之衆不能不激發忠臣志士之
以此天之經地之義也由二子始也
而皇明景泰中冲口卷川之
難方袁周鐵四君子死之後數千年
系

讓王遜于越而六先生又殉國焉

郎稱丹溪河先生即其一也嗚呼天
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烈之彌亘億
萬世而長在：殷而為二子在明而為
四忠在赤 彰之為六臣在否而為
代之疏野之異人數之多寡之殊在
道則一也故多寡殊形之保聖人之
所不言之也余嘗讀先生答朴先生借
書表待蓋之示其心矣復讀其藹

危供辭又已著其說矣。左子論
伯夷曰：求仁而得仁，鄰左子曰：聖人百
世之師也。伯夷是也。左子論孟
子論至德，然二子以殷室遺教，必毫
社邱墟之時，則叩瓦之陳，採薇之詞，
可以惟吾師適所愛，無甚難也。至
若先生之世，必先王以宗祧不改，社
稷如故，百世庶士，非從禘于人也。乃

先生死之求至迄而論至心則爲二子
之玄則易而爲先生之死則難爲二
子之叩馬採薇不隱而爲先生之取然
蹈火則顯均之得仁爲百世之師而
難易臣歎之際固聖人之所裁體也
故後世忠臣之教已發於

光廟授刑之日而繞數百年宗終之
恩以茅大纓封越陵之陸配於正

壇 贈節惠而宣論於象廟望廟
而了去感之詞讀移而有寓感之律
玄潭之宏章之偉而日星之精
忠益彰河海之恩澤既洽於泰山之
貞節弥高余於是知尚論節義之士
不必以多寡論不必以疎數有只尚就對
易隆頌之中一究其意共此衷言
之即以此孔孟之名益彰而先生之所以

遇 列聖多節益高者如大聖人精
義遠權在人今殆一揆也嗚呼偉矣先生
著述文獻固宜載金不被策後曰韓倫
於世竊之必付禍焰蕩然殆盡只了終身
踪策如千篇嘗并編於五先生集中
獨無全集之表見於世者後孫相輯案
就合編中抽出先生文附以 列朝宗
之製後人撰述之訛蒐輯為公扁將付剞

剗余於先生之文之分與合亦係天地間
大氣所託之氣合又豈得與之生分也
初予先生臨命托後事於猶子漁仲
託諸物親署以遺

肅廟特設祠以達天地而質鬼神則
此係先生亦大節又不可不表其於紀
載之林是篇之作自可且且其微者
草予之志也天地精英之所鍾也予

之子西山獨悲歌托雲於是出至意
可多而通年以來如葦蕪蔽嶺山先生
公禔廟危嗟今神即一陸況二
百年後矣若日西山之業亦未知至在
已惟志書邱一域所習殷父師遺教
士皆知君之臣之之義吾知是蕪之
氣移根於東使子鮮以勇世之為君臣
其意雖研其蕪之氣以為先生集

序

五年戊辰立夏節後學古幼弘
文館副修撰韓山李敦禹謹序

丹溪先生實紀目錄

卷之一

世系

年譜

卷之二

逸稿詩

教書

策

疏

書

答朴仁安彭年借蓑衣

贈盧生員

送別二首

紙燈聯句

無題

送崔直提學德之歸田

送徐剛中居正兄弟榮親歸大丘

奉送兩天使

二首

戲成一絕奉似處士

缺史

勸農教書

廷策

辭左司諫疏

答或人書

遺券

跋

遺墨

跋

卷之三

附錄

傳

莊陵志配食忠臣錄

弘齋全書雜著

墓碣銘 並序

碣陰識

冊漢先生實錄金

墓誌銘並序

拾遺

筵啓

祭墓文

改墓碑祭文

家廟奉安文

延謚告由文

延謚改題祝文

不祧告由文

旋閭告由文

彰烈祠常享祝文

愍節祠祭文

月巖書院常享祝文

愍節祠常享祝文

綠雲書院常享祝文

鶴山書院常享祝文

家廟上梁文

不祧廟上梁文

彰烈書院上梁文

遺墟碑閣上梁文

平江縣志卷之四

卷之四

別錄

請 魯陵復位六臣復爵疏畧

請表祠墓疏畧

復爵議啓

備忘記

配食壇議啓

批答

六臣疑塚碑

六臣墓碑銘 並序

六臣墓碑銘並序

碑陰識

肅廟御製詩 三首

彰節祠 寧越 賜祭文 三首

莊陵從祀壇常祝文

愍節祠 果川 賜祭文 二首

洛濱書院 大丘 賜祭文

彰節祠奉安文

愍節祠奉安文

絳雲書院 洪州 奉安文

愍節祠復官告由文

洛濱書院復官祭文

彰節祠上梁文

愍節祠上梁文

六臣祠創修記

六臣祠宇記

六先生遺稿序

六先生遺稿跋

六臣傳史斷

六臣傳序

三仁錄序

一善志後識

丹溪先生實紀目錄

丹溪先生實紀目錄終

丹溪先生世系圖

一世

成

主簿同正

二世

希甫

別將同正檢
校大護軍

三世

公正

檢校大護軍
配春川朴氏
別將同正良
茂女

四世

玄

奉先大夫興
威衛保勝別
將配晉州鄭
氏檢校軍器
監通女

五世

胤

通仕郎都染
令同正配晉
州鄭氏令同
正丘女

六世

之伯

千牛衛常順
別將朝奉大
夫門下評理
配松林金氏

七世

澹

始仕本朝
○按琴易堂
裴龍吉記事
云忠清監司

八世

緯地

卽先生二子
琥珀三

平溪先生世系圖

琥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被禍	員紹地同時	學諭紀地生	子卒先生及	地監司先丙	女四子長綱	俞氏經歷勉	執義配祀溪	籍單復司憲	辛亥依家藏	經歷正廟	榜目復平安	未據國朝	議英廟已	事云吏曹參	龍巒權紀記
	十二世																

同被丙子禍
正廟辛亥

配食莊陵
別壇

王珀

年未弱冠同

被丙子禍

正廟辛亥
贈持平配食

莊陵正壇

源

展力副尉○
生員紹地子

因先生托後
券肅廟乙

嗣酉特命為

自澄

鎮海訓導二
子徹崑徹岷

徹崑

參奉死后

徹岷

將仕郎義
陵參奉四子

漣

僉樞三子遇
舟遇聖遇龍

十
漢
昭
宗

漣
漪
溥
淵

漪

參奉二子遇
明遇賢

溥

淵
四子遇清
遇湜遇千

遇治

十六世

啓圖
子學海
之海

有圖
子益海

十五世

漢明

漢明
八承宗

漢昭

十四世

晉英

晉雄

十三世

遇舟
后无

遇聖

永圖

出圖

子宗海

興圖

海嗣子朝

義圖

徵圖

受圖

海嗣子進

呈圖

海嗣子大

命圖

子進海

海

漢章

漢清

晉日豪

後系遇龍

晉日豪

遇龍

五洲列傳卷之七

慶圖

海嗣子潤

再圖

潤子大海

海運海福海

見圖

應子達海

象圖

子一海

重圖

子準海

海經海宅海

漢光

漢晶

遇明

遇賢

遇清

遇湜

贈司僕寺

晉秀

贈左承旨

漢文

判贈戶曹參

聖圖

同樞子重海

遇千

遇治

十七世

十八世

十九世

二十世

學海

龍翼

世清

錫宗

蔭厚陵參

錫東

錫璜

龍天

錫倫

龍甲

尚清

子英元三世系圖

後系達海

子景駟

子景駟

子景駟

子景洛

之海

龍昌
龍達

正清
會清

錫禹 子景凍
錫石 嗣子景凍
錫增 子永觀
錫範 子景斗

益海

龍國

必清 系龍慶後

錫中 子景岳
坤

再清

錫九 子景義

應清

錫中 系一清後

		宗海			朝海 <small>後系興圖</small>	朝海	進海		大海
		龍見				龍見 <small>後系宗海</small>	龍德		
	清運 <small>後系龍德</small>	德清		得清			清運		
錫九 <small>後系再清</small>		錫祐 <small>子景殷</small>	錫祐 <small>子景受</small>	錫祉 <small>子景鎬</small>			錫七 <small>子景軒 景昊</small>	錫八 <small>子景禹</small>	

丹溪先生世系圖

丹波列傳

進海後系受圖

觀海

龍瑞

善浩

錫駙子景鴻

錫馬嗣子景倬

養浩

義浩

錫祚

壽海

龍德後系進海

潤海

大海後系呈圖

潤海後系慶圖

昌海

運海

龍瑞後系觀海

福海

達海

龍天

慶清

錫朋子永發

錫興子永祥

命清後系龍宅

正清後系龍昌

應海

龍宅

命清

錫永子景一

錫遠嗣子景九

一海

準海

龍羽

頌清

錫純子景國

星海

龍駟

直清

顯清係龍楫後

錫潤嗣子景

錫純係頌清後

錫命子景魯

錫周子景皞景頤景

倬

尚海

龍楫

顯清

錫崗子景興

經海

龍駿

穆清

錫老子景明

直清係龍駟後

宅海

震翼

述清

錫崑子景柱

景洛	景驪	景駟	景駟	景駿	二十一世	童海
	相璇 <small>後系景渾</small>	相範	相烈	相赫	二十二世	龍慶
	相璣			大渾	二十三世	必清
					二十四世	錫圭 <small>子景渾</small>
						錫崗 <small>後系顯清</small>

子孫世系圖

十一

甲子年七月

景濂

相奎

景凍

後系錫百

景凍

相協

相潤

永觀

景斗

相嶠

景璣

景岳

相楫

大涉

載重

大泓

大湜

景稷

相赫祀承宗

相喆

相翼

大述

相晉

大淵

景坤

相衡

景義

相斗

大升

載億

載德

大恒

相極

大圭

景舜

考奉生王祀

中漢先生世系圖

景舜

相東

相秉

大廈

大字

景殷

景受

景鎬

景軒

景昊

大霖

相翕

相亮

後系景禹

奎煥

文煥

穆煥

十三

景禹

相毫

周煥

載華

景鴻

相坤

景倬

永發

相旭

大勳

永哲

永祥

字霖

景一

相鼎

相升

景九

後系錫遠

景九

景輝

相璇

景輝

相璇

丹溪先生世系圖

卷五

丹溪先生世系圖終

丹溪先生實紀卷之一

年譜

皇明太宗皇帝永樂十年

太宗大壬辰

月

日先生生于善山府之迎鳳里第

先生祖考以

先考郡事公始移居于迎鳳里至是先生生○

按迎鳳里在本府西門外數里溪曰丹溪村曰赤村先生詩章標題或書丹溪或書赤村蓋取其丹赤之一偶同於晉州屬縣丹城故號故因以

寓鄉關之思如周子濂溪故事云爾

十一年癸巳

先生二歲

十二年甲午

先生三歲

十三年乙未

先生四歲

十四年丙申 先生五歲

十五年丁酉 先生六歲

十六年戊戌 先生七歲

十七年 世宗大元年 己亥 先生八歲

十八年庚子 先生九歲

十九年辛丑 先生十歲

二十年壬寅 先生十一歲 與諸兄弟讀書于書齋 讀書

齋在里西澗邊拱北亭在東山頂先公所建先生兄弟自幼時常肄業于此人罕見其面

二十一年癸卯 先生十二歲

二十二年甲辰 先生十三歲

仁宗皇帝洪熙元年乙巳 先生十四歲

宣宗皇帝宣德元年丙午 先生十五歲

二年丁未 先生十六歲

三年戊申 先生十七歲

四年己酉 先生十八歲

五年庚戌 先生十九歲

六年辛亥 先生二十歲

七年壬子 先生二十一歲

八年癸丑 先生二十二歲

九年甲寅 先生二十三歲

十年乙卯先生二十四歲中生員試第二等十七八或作

人弟學論公紀
地同被選

英宗皇帝正統元年丙辰先生二十五歲

二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

三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擢文科第二等一人有對策

與成公三問金公漢啓及第學諭公同禡○按先生又捷重試見權草澗大東韻玉而未詳年

月附見選入集賢殿子始置集賢殿選文士十

人寵待優異至是又增三十人帶三經筵

如先生及朴公彭年成公三問李公塏柳公誠

源一時隆顯得人之盛於斯為最○文宗久

在承華沈潛學問晝夜不懈每月明人靜手攜

一卷步至集賢直廬與之問難諸人夜不敢輒

解冠帶一日宵刻將半意鶴駕不出脫服而
卧忽聞戶外履聲呼某甫而至諸人顛倒出拜

其見眷
遇如此

四年己未

先生二十八歲

五年庚申

先生二十九歲

六年辛酉

先生三十歲

七年壬戌

先生三十一歲

受命讀書于三角山津寬

寺

世宗招聚文學之士討論今古陳善納誨
朝夕宣飯中官為對客文學之士彬彬輩出

尚慮其不能專意講討夏選其中年少聰敏者
上寺讀書供億甚豐先生及朴公李公成公等

受命上寺做讀之
暇相與唱酬不休

八年癸亥

先生三十二歲

九年甲子

先生三十三歲

受

命撰進勸農

教書

見逸

稿

十年乙丑

先生三十四歲

受

命撰治平要覽

前代諸

史編簡浩穰未易遍考
籍之可為勸懲者撰次成書名曰治平要覽

命集賢諸臣考閱史

十一年丙寅

先生三十五歲

十二年丁卯

先生三十六歲

十三年戊辰

先生三十七歲

三月

上丹元孫

即宗大王端

為王世孫

諸上抱王世孫轂步集賢殿願謂
臣曰寡人千秋萬世後卿等須

護此兒時元孫才
八歲諸臣莫不感泣

十四年己巳

先生三十八歲

是歲

英宗皇帝陷北虜

先生聞天子陷虜感慨曰天子蒙塵天下所共憤我輩雖海外陪臣豈可恬然不預其憂乎每處外廊不以撰集功受賞資

代宗皇帝景泰元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二月世宗大

王昇遐 文宗大王即位○閏三月送天使倪

侍講司馬給事中時翰林院侍講倪公謙工部給事中司馬公恂以天使來

宣登極詔畱浹旬而歸先生與諸名勝各賦詩以贖行其後有人購書燕肆得一書名曰遼海

篇乃倪學士來本國時受命撰歷代兵要先生與諸公唱酬之什也

與鄭麟趾俞孝通李石亨等蒐輯歷代攻戰事蹟始自黃帝訖于國朝附以先儒之論

二年文宗大辛未先生四送崔直提學德之

歸靈巖崔公號存養齋時致仕歸老先生作詩送之詩見逸稿

丹溪先生實錄卷一

四

三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五月文宗大王昇遐端

宗大王即位與皇甫仁朴彭年等受顧命初

文宗寢疾召集賢諸臣講論經旨夜半上撫

世子背曰予以此兒付卿等遂賜酒上降

揚執酌以勸諸臣皆醉外上手貂裘以覆之

諸臣既醒相與涕泣誓報至是世子年才十

三領相皇甫仁左相金宗瑞等受顧命輔佐

先生與成三問朴彭年李壇柳誠源申叔舟等

受付托左右協贊

四年端宗大癸酉先生四十二歲拜中訓大夫司憲

府執義時端廟幼冲八公子強盛人心洶洶

曰男兒得失古猶今頭上分明白日臨持贈

箠衣應有意五湖煙雨好相尋蓋傷時也

陞中直大夫兼如故辭尋移集賢殿直提學又

辭仍請告下鄉至是歷代兵要成世祖以首

爵秩以酬其勞諸臣皆拜命先生時以中訓

陞中直力辭曰今主少國疑宗室不當以爵

賞籠絡朝臣朝臣亦不當為宗室所籠絡屢啓

不允一日請面對盡所懷上問大臣皇甫

仁金宗瑞等曰大君循例請賞非有他意世

宗朝緯地亦曾以撰集功受賞資而不辭今獨

如此不可因一儒之自銜有所改易請勿許面

對先生又啓曰世宗朝恩出於上故受今恩

出於下故不受臣勢竊理極不可立朝朝廷不

得已改執義為直提學未久以病告暇浴靈山

温井仍有召命病不赴○十月皇甫仁金宗

瑞等被禍自是先生尤無意還朝○拜司諫院

左司諫有旨召上疏辭以疾上遣醫看病

賜酒肉世祖言於一上曰向者河緯地請而

子受心三

請復召用之上下教曰頃者請對予欲而聽

乃為權奸所沮未即引見爾亦引病而去權奸

今已伏辜實是夏始之初特除爾為司諫可復

力疾就道先生上疏辭其略曰夏始之初宜廣

謀熟計無或過於緩而失事機母或過於寬而

弛朝綱母使主勢有拘束而成壅蔽夏思履霜

苞桑之戒益強公室益杜權門益絕朋附之漸

母使閭巷草野竊議也臣抱病江湖遙望之宸

極日夜嗚咽流涕呼天地鬼神默禱曰願今日

任輔政者盡保傅之道使聖體日康速親萬

機以副海東百萬億赤子顯顯之望內自掖庭
外至四境悉皆安帖少無動撓之望內自掖庭
宗文宗傳付之統承有盤石之安也殿下亦
宜開張聰聽延納讜論恢弘志士之氣嚴防未
萌之欲明一心以照奸正一心以禦邪親骨體
遠讒佞克濟艱難之運以慰文宗皇考之望
不妄徒自謙抑曰予小子何敢也臣受恩最
深當此機會病不能陳力效節心思錯亂不知
所言上命政院馳書緯地使之
又下諭于慶尚道觀察使曰上護軍河緯地今

在善山得病卿可遣醫賣藥
往救且時致酒肉使得調保

五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正月崔上舍倬來訪崔公卓

與先生同生員
榜交誼甚摯

六年王世祖大乙亥先生四十四歲閏六月上禪位

于首陽大君移御于壽康一作昌德宮世祖大王

即位尊上為上王十一日乙卯上出御

君朴彭年臨慶會樓池欲自隕成三問止之曰
神器雖移尚有主上我輩不死猶且後晉晉

而不成死亦未自是別貯祿俸秋江所撰傳

晚彭年然之教書請致益勤先生就召拜禮曹參判自是所
授祥俸別藏一庫而不食○柳西厓曰秋江以

傳聞記之未免謬誤如就召云云甚無意思
公於上疏後未幾還朝是時魯山尚未遜位

也八月命鞫王府既而釋之不親上教曰三公

分職以治古制也仍命六曹公事逐旋啓問

兵曹判書李季甸等啓曰我朝事無大小悉令

政府議啓請仍舊制上曰卿等於六曹若不

堪任辭避可矣季甸無以對顧先生曰上教

如此將何以啓先生曰三公論道經邦故六卿

雖分其職家宰實兼治之周制然也上怒曰

緯地阿附大臣欲以國家庶務悉委之政府乎

其令王府鞫之尋復下教曰緯地事非止今

日向者予為領相方盡忠輔國緯地謂予曰願

領相文宗子孫盡心輔之此雖醉中之

言實疑我也且文宗朝予與緯地共擬兵要

事訖啓請增秩緯地獨不受此亦非也今又罪

在不赦然此人素有正直之名予欲聞過失故

特從寬典使承旨諭之曰無以今日之故不言

予之闕失仍命就職

七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正月甲午上王出居于錦

城大君瑜第六子世宗私第鄭麟趾請上王第五

月與朴彭年成三問等議復上王先生與朴

成三問父子俞應孚李塏柳誠源許權自慎

金碩等謀復上王會議于集賢殿時天使來

寓太平館世祖欲同上王請使臣開宴於

昌德宮成勝俞應孚時為別雲劍期當宴舉事

及是日上命罷雲劍應孚猶欲舉事曰若遲

緩恐事泄彭年三問等固止之曰公之雲劍不

用天也不如俟他日遂止不發六月初二日鄭昌孫金碩等告

變與朴彭年成三問李塏柳誠源俞應孚等遂

就鞫金碩初預謀至是知事不濟與其妻父鄭

以及我三問抗聲曰欲復故主耳上曰吾受

禪時何不止之三問曰勢不能耳吾既進不能

止惟知退有一死然忍而至此者欲圖後效耳

上愛先生才密諭曰汝若自辨無是可免先

生笑曰既加我以及逆之名厥罪付家事于從

應誅復何問上怒弛不施烙刑

子龜童先生將見逮設家人曰且族矣龜童黃

物種數十條以示之其末書龜童三字其意

蓋欲俟其長而名之以因以托後事也龜童

即先生弟紹地子時年七歲後初八日與諸公

同被禍第紀地紹地子琥珀並死之未弱冠無

懼色顧謂禁府都事曰願與母設都事許之珀

入門跪告曰父既被死子不可獨生念妹將筭

雖沒為婢婦人之義惟當從一而終遂返葬於

再拜而出從容就死人謂先生有子

善山府西古方山坤向之原夫人金氏密囑女

葬云先生事業日月如也光焰自赫固無待

於言至其平日嘉言懿行之可為世教者夫豈

一二哉而家沒無傳惟秋江所撰傳稱先生為

人沈靜寡默口無擇言又曰世宗養育人材

至先生為首此亦足以槩知之矣
文宗時方盛而當時之論推
二十八日降

封上王為魯山君出居寧越郡
鄭麟趾等言

上王既預知得罪宗社請早圖以防後患於
是降封為魯山君命僉樞魚得海率軍五十

人護送于寧越
西江清冷浦

英宗皇帝天順元年丁丑十月二十四日甲寅

上王昇遐
是日雷雨大作烈風拔木黑霧彌空
經夜不輟戶長嚴興道哭臨具棺葬

于郡北冬乙旨待女從人爭投郡
之東江後人名其地曰落花巖

二年戊寅命雞龍山東鶴寺
即祖宗朝為
寃苑人苑供之

所招魂祭癸酉丙子丁丑寃死諸人歲以為常

八幅錦十三張記
書二百餘人先生父子兄弟並與焉
魯山君諱其下列

十二年戊子 命悉放癸丙丁緣坐諸人下教

曰三問等今世之亂臣後世之忠臣又制訓辭以示世子曰予當屯而汝當泰事隨世變若

拘於吾跡而不知變通則所謂圓鑿而方枘也及違豫時三世子參凌庶務首命悉放緣坐

諸人南孝溫六臣傳成南公字伯恭宜寧人自號秋江居士為人儻有志

節嘗作六臣傳門人以大禍將迫止之公曰吾豈惜死終沒大賢忠義之名乎遂作傳以傳于世

○未詳年條姑附于此

穆宗皇帝隆慶五年宣祖大辛未奉教金誠一

上疏請復 魯山位號及六臣官爵 不允疏

數千言語甚剴切事竟寢格識者恨之○孝宗壬辰太學士趙綱因求言應旨上疏請六

臣祠墓表忠以勵風化因大臣議格而不行

神宗皇帝十四年丙戌修墓道豎碣墳舊有金氏同

壬辰倭寇仆碎之先生外外五代孫金崑復治石豎之府使洪瑞翼為置守墓奴婢旅軒張文

康公撰碣銘○英宗壬戌知府金炳愚又建墓道碑碣石○今上乙丑知府金炳愚又建墓道碑

毅宗皇帝崇禎十年壬仁祖大丁丑奉安位版于

善山府三仁祠祠舊號月巖享高麗節臣籠巖

肅宗甲戌又以生六臣耕隱李公孟專追享賜額是號蓋以金公去之先生苑之李公托疾

近於佯狂有類於殷之三仁自靖之義故也

孝宗大辛卯五月六臣疑塚碑成六臣疑塚在露梁津

南岸習安許文正公穆撰碑文○肅宗己未命修六臣墓又因儒疏立祠墓傍即果川愍

節祠也○英宗丁卯命建六臣墓碑大宗伯趙觀彬撰碑銘

九年戊戌六先生遺稿成朴先生後孫崇古編龍

尚憲識其後英宗戊子先生後孫龍翼又別刊先生逸稿一卷行于世

王顯宗大壬子奉安位版于洪州魯隱書院並

六先生肅廟壬申懷德興龍村又有靖節祠並享六先生營建未

知在何年故姑附見于此

王肅宗大己未奉安位版于大丘洛濱書院並

六先生甲戌賜額

七年辛酉奉安位版于果川愍節祠並享六先生

復官爵時致祭賜額

十一年乙丑奉安位版于寧越彰節祠本道觀察使洪萬鍾

啓請 魯山君廟前並建六臣祠
許之至戊寅復陵寢時致祭 賜額上

十七 辛未 命復官爵 九月 上 謁 先陵輦
致祭仍 命復官廷議不決遣禮郎收議儒臣

吏曹參判李玄逸獻議畧曰 世祖迫於天命
人心為此不得已之舉彼六臣者抗節致忠至

死不變其心即伯夷非武王之心也何嘗以稱
述伯夷之故有所嫌疑於武王哉况我 世祖

後世忠臣之 教實示微意於子孫今茲之舉
實繼志述事之大者豈有一毫嫌疑而擬以諱

親諱國之義乎 斷自 宸衷早賜施行 備忘
記曰夫國家之所先務者固莫大於崇獎節義

人臣之所最難者亦莫過乎仗節殉義此古昔
帝王之所以重節義而輒加褒錄者也念彼六

臣豈不知天命人心之不可逆而乃心所事死
而無悔是誠人所難能而其忠節凜凜於數百

載之下可與皇明方孝孺景清輩同日語矣噫
為親者諱詎昧斯義而第予之所欲褒者不惟

祇為其節義當世亂臣後世忠臣之 教聖意

有在今日此舉實所以紹世祖之遺意光
世祖之盛德也寧有未安之事乎成三問等六
人其令該曹特為復宮
致祭以樹百世之風聲

十八壬申奉安位版于連山八賢書院並享六
先生及

百濟將軍階伯
贈領議政金益謙

二十甲戌建遺墟碑于迎鳳舊基知府金萬增
建碑正廟

丙午後孫錫
中建碑閣

三十丁丑奉安位版于義城鶴山書院並享六
先生

四十戊寅十一月追復魯山君位廟號曰

端宗陵號曰莊陵縣監申奎上疏請復
魯山位號曰時移事往

邱壠已平蓬科蕪沒狐兔躑躅無限幽寗盤鬱
於泉臺之下百世不化安知祖宗在天之靈

有不盡傷於陟降之際耶云云十月十三日命百官會議闕廷左相尹志仁右相李世白領

府事崔錫鼎對以當建祠左贊成尹拯議聖

上一念上通天地盛德非常之舉宜在聖

戶曹參議權尚夏議遵奉崇報之典追復位號

以明當日受禪之本意則可得無憾於神人廿

八日教曰光廟受禪之初尊魯山為

上王月三起居末梢處分恐非三光廟本意而

究其源則由於六臣六臣既衰其忠節則古王

之追復更有何嫌國家處事自與匹夫不同其

令禮官亟舉縟儀十一月定廟號陵號夫入

宋氏謚號定順陵號思陵摠護使崔錫鼎言

六臣祠在莊陵火巢內請仍存勿

望以示一體同祭之意上許之

三十乙酉十二月命以從子源為嗣初六日

書閔鎮厚啓曰故司諫河緯地伸寃復官實是

盛舉凡在聽聞孰不欽歎第有一事茲敢仰達

緯地無子欲以弟紹地子兒名龜童為後在獄

中時列書家藏於一紙而其下書龜童及礪字

仍著署押蓋欲以國為龜童之冠名仍為繼後
 有若成文之為緯地妻金氏托龜童於外家累
 入危境僅得免禍而龜童兄弟行皆以石邊作
 名喪約之故不敢以國為名改以源仍奉緯地
 之祀緯地之墓在於善山今至八九代不替香
 火而不得稱以子孫云向年大臣遂臣以乙巳
 名臣金儲立後事陳達 榻前該曹據法防啓
 而自 上特命繼後今此河緯地事絕相類而
 遠 朝家之所以待之則尤似有別無論代數之
 有光於 聖德矣時閱鎮厚與兵曹判書俞得
 一江華畱守閔鎮遠請對入侍 上曰六臣與
 他 有別何可不為繼絕乎依所達特施可也○
 後 英宗大王十九年癸亥七月二十七日大
 臣備司堂上引見時領議政金在魯啓曰嶺南
 素稱鄒魯之鄉道學忠義輩出其後裔率多鋒
 用而惟朴彭年河緯地奉祀之孫久未蒙收鋒
 凌替特甚香火凄凉今其兩忠臣奉祀孫朴聖
 浚居大丘河龍翼居安東 上曰朴聖浚河龍
 翼今番大政除職可也龍翼遂除 厚陵參奉

○純祖大王四年甲子三月二十八日召

對八侍時左承旨洪義浩啓曰故忠烈公河緯

地卽莊陵六臣中一人而貞忠卓節撐互宇

宙固無事乎夏陳矣第聞臨殉之日作手書托

其後事於任子源而粵在肅廟朝故禮判閔

鎮厚筵白其事特命以河源爲嗣而英廟

庚寅延諡于其家先朝丁酉又命旌閭

列聖崇獎之典至矣盡矣其子孫特以義起之

禮權奉祠版於別廟而尚未蒙不祧之

爲昭代之欠典年前忠文公成三問祠版出於

仁王山下自朝家命奉于絳雲書院依忠正

公朴彭年例亦修不祧之恩則今此忠烈公

祠版宜無異同下詢禮堂施以一體不祧之

英宗大己未命復先公及季第官爵

初八月

王十五年
日左議政宋寅明啓曰國家於六臣建祠
賜額非不至矣而第六臣父子兄弟同時被刑
該曹考出一諸人未聞有復官之事極悶然令

子卷之三十四

於是先生先考復平安道經
歷第紀地復成均館學諭

三年戊寅十月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

學知春秋館事成均館事 世子左賓客五衛

都摠府都摠管 贈諡曰忠烈事君盡節曰忠

○上追感先朝戊寅復剛克為伐曰烈
議政李塲行事于莊陵遣吏曹佐郎權洞

宣諡于彰節祠遣禮曹佐郎尹某致祭○四十
六年庚寅吏曹判書閔百祥白上曰河緯地

之孫以延諡事呈書上祈此事似難循例處之
上曰本事果何如百祥曰此事臣之從祖鎮

厚曾於乙酉建白立後而今番賜諡之典獨
不及於其家故有此上書也禮曹判書韓光會

日端廟六臣曾於戊寅贈爵賜諡而朴彭
年家外皆未宣諡故諡牒官教送置寧越章節

祠矣河緯地奉祀孫有除職者方欲延諡而官
教在於寧越難於舉行何以爲之上曰有後
則其有後孫則當行之與何可仍不施乎朝家既
曹別成諡誥依例宣下恐不可已矣諡牒遣
尚今遲滯豈有是理令該曹卽爲成給諡牒遣

郎宣于
本孫家

王正宗大

丁酉

命旌閭于安東本孫家

三五月

日領議政金尚誥啓曰端廟苑節六臣先
王朝贈爵諡其後因相臣所奏又有朴彭年

旌閭之命而今聞河緯地奉祀孫錄用之後
亦能成立門戶棹楔之典不宜與朴彭年有異

同分付本道亦使之舉
行何如上曰依爲之

年十五辛亥正月

賜祭六臣墓

正月十七日
顯隆園

製傳曰輦路八曠豈勝曠感親特贈子珀官
祭文再明日遣承旨致祭

司憲府持平○三月 命父子配食于 莊陵

忠臣壇遣官致祭第紀地紹地子琥配食于別

人取舍當否閣臣收議以來提學蔡濟恭議曰

聖心興感六臣忠節幸聯及於伊時立殯諸

臣特命設壇於 陵所紅箭門外 賜以寒

食一祭以其禮則雖 日一時義起以其事則可

樹百世風聲垂之簡冊永有辭矣 上答曰昔

我 聖祖以六臣祠仍置本 陵門內惟茲義

舉配食之典竊自 附仰述之一端云

純祖大 乙丑奉安位版于安東彰烈書院書

王五年 在安東府西松坡里即先生子孫所居之鄉也

士林依大丘洛濱書院例特祀先生後辛丑移

丹溪先生實紀卷之一

建于鶴駕山下耳開里

丹溪先生實紀卷之二

逸稿詩教書一策二疏三書

答朴仁安 彭年借蓑衣 癸酉○時當 廟幼冲人心淘 淘

朴先生嘗借蓑衣於先生先生以詩答之云

男兒得失古猶今頭上分明白日臨持贈蓑衣應

有意五湖煙雨一作月好相尋

贈盧生員

一片城西盧氏宅臺中風景別藏天青松白雪東

牕外北望長安問幾年

送別二首

磊石八邊夕照明父子臨分話別情一首遺詩不
忍讀粧來示後見吾誠

幕中賓選一時良從古朝家重朔方努力十分運
奇策莫令東顧遺吾王

紙燈聯句

慵齋叢話云世宗始設集賢殿招聚
文學之士朝夕延訪猶慮文學未振夏

選其中年少聰敏者上寺讀書供億甚
豐正統壬戌平陽朴仁安高靈申泛

翁韓山李清甫昌寧成謹甫赤村河仲
章延安李伯玉受命讀書于三角山

津寬寺做業甚勤酬唱不休有釋一菴
恒隨之得傳寫焉○津寬要覽一卷曾

在弘文館而見
失於丙子之亂

做得冰輪樣藏爲一室光章仲上體如天轉下形象

地方仁成質資輕楮揚輝避太陽王伯卯遊轔虬穴

寒凝素練霜翁面對十分潔心含一點芒章仲風射

寧憂滅夜明不覺央仁冬日何須雪秋宵不費囊

菡萏擎新艷輕盈倚晚塘翁雪裏明神燄夏溼照

短牆仁粹玉元無缺爛紅只欠香章仲薄穿嗔外面

明白取中腸仁莫誇宵切用應見曉歸藏王伯蓮炬

收煒燁銀燭避熒煌翁芳心樣濃艷皓質笑新粧

章妖姬顏對酒死士目回瞳偷光慚見月粘紙認

有障王伯籠輕越羅悵風急齊牛狂翁一點明星倒

十分清鏡張安仁講榻伴儒釋塵編照帝王仲章非是

韓蔡短還如杜燄長安仁在人偏需索隨手任翱翔

伯玉放明寧自喜暫晦不須傷泛翁燭幽同日月焚玉

豈崑岡仲章繼晷勤功業看花占吉祥安仁可親兼可

畏貽善又貽殃伯玉老僧知有意飢鼠要相防提攜

隣不久朝日在扶桑泛翁

無題

義旅雲興俎豆生不辭危將效微誠霜凝劔處雄

謀轉雪擺帙時妙藝爭千里折衝行儉勇一場談

笑抱真情夏看都督閻公雅賊膽應驚大范名

送崔直提學

德之

歸田

文廟朝致仕歸
老靈巖號存養齋

○見煙
村事蹟

丈夫出處古來難
喜觀先生早掛冠
疏傳乞骸知止足
樂天辭老愛清閒
十年魚鳥親如舊
三逕兒童候已歡
從此不慚林下見
況今清譽滿朝端

送徐剛中

居正

兄弟榮親歸大丘

見大東
詩林

一家文武姓名香
兄執金吾弟玉堂
鶴髮北堂膺孝養
錦衣南國已輝光
鵠原先後君堪羨
荆樹參差我獨傷
回首月波亭下路
滿山松柏鬱蒼蒼

奉送兩天使

二首

六龍駕馭扶日轂 大明赫赫麗蒼穹坐開明堂
布陽春 丹詔夜下蓬萊宮玉堂學士駕星輶遙
遙來指天之東鶴野飛雪襲貂裘鴨江波細橫蘭
舟雞林鵠嶺八睥睨三山出沒金鰲頭馳驅叱馭
經嶮艱壯哉弧矢仍冥搜霓旌羽蓋戒前程錦袍
玉節相輝明三韓共識瀛洲仙忭覩祥麟與景星
手擎 芝圃來宣傳周旋禮儀還無愆從容專對
意氣振文章餘事俱入神談笑縱橫吐霓虹曾襟
磊落羅星辰奇哉光燄萬丈長藻句出口頻驚人
牢籠風月八錦囊汗漫天地聊周章小邦僻陋難

久畱怱怱駕言回
征輶春風吹入太掖池
靄雲高擁丹鳳樓
君歸承寵歌鹿鳴
上園爛熳聞啼鶯
君看海上蟠桃樹
千年一實飽霜露
摘向金盤獻至尊
萬世垂拱臨東藩
我有大蘭出扶桑
五彩燦爛成文章
贈君黼黻舜衣裳
要令四海昭回光

右送

倪侍講

涑水淵源永世傳
流波袞袞代生賢
殿中獨對縱橫字
頭上親瞻咫尺天
許國忠誠持素節
傳家禮法守青氈
如今相遇還相別
回首行塵一惘然

送司馬給事中

戲成一絕奉似處士錄史

一別嬋娟竟泐然嶺湖其柰路三千此時可說心

中事應費書兼十幅牋

此詩手墨得於金院事漢啓後孫相說家藏

勸農 教書

世宗甲子○見東文選

予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農者衣食之源而
王政所先也惟其關生民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
至勞不有上之人誠心迪率安能使民勤力趨本
以遂其生生之樂耶若古神農始為耒耜以利天
下少昊命九扈以掌農事此聖神所以繼天建極
而為億兆立命者也堯命羲和敬授人時舜咨十

二牧食哉惟時夏禹氏盡力乎溝洫商宗知小人
之依至于周家以農事開國豳風之詩無逸之作
無非眷眷於稼穡之艱難以成長治久安之業其
盛矣哉漢文帝數下詔書歲勤種樹減租賜農海
內致豐唐高祖詔牧宰務從簡靜使不失時太宗
每謂羣臣曰營衣食以不失時爲本其致斗米三
錢之效豈無所由宋制置勸農司歲終賞罰又令
州縣每春載酒出郊迎見父老諭以竭力耕田之
意蓋亦有見於此歟洪惟我太祖應運開基首
整田制極民塗炭俾享耕鑿之利其勸課之條俱

在令甲 太宗繼述益勤播穫之功特慮愚民昧
於樹藝之宜 命儒臣以方言譯農事廣布中外
以傳于後寡予承緒夙夜兢惕仰惟前代時若惟
祖宗是憲顧以農務當責近民之官是用慎簡
親加勉諭且令建訪州縣因地已試之驗輯爲農
事直說務使田野之民曉然易知倘可以利於農
者靡不悉心究舉期於人盡其力地無遺利而民
無蓄積之餘歲一不登輒有飢色是吏奉吾教不
力而從事焉尚寡也予甚慮焉嘗觀古之賢守能
興利一方而民受實惠者莫不以勤恤而成龔遂

爲渤海務勸農桑民有帶持刀劔者使買牛犢春勸
趨田冬課收斂民皆富實召信臣爲南陽好爲民
興利躬勸耕農出入阡陌稀有安居行視水泉開
通溝瀆以廣溉灌民得其利莫不力田任延爲九
真其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每致困乏乃令鑄
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辛慕爲河
內督勸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資以帛物惰者加罪
朱文公之爲南康也印榜勸民自犁翻糞種芟草
之節以至種麻豆修陂塘之事莫不開具諄諄曉
諭時親巡野罰不如教凡此豈無自而好爲煩擾

哉蓋常人之情率之則自力縱之則惰窳耳先哲
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矧
今任監司守令之責者皆操可致之柄一方休戚
係于一身若心誠撫恤何古人之不可及哉大抵
田家之事趨時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
多故農政所重惟在不違其時不棄其力而已百
穀種蒔各有其時時苟一違終歲莫追民旣一身
力不可分棄之在官豈可責之力田苟人事旣盡
則雖天運之不齊亦可禦也若伊尹之區田趙過
之代田是已以近日所驗言之歲丁巳於後苑試

治田極人力果遇旱不能爲災禾頗稔熟是則偶
爾天災其以人力而可救也審矣傳曰民生在勤
勤則不匱書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
其罔有忝稷乃知寧過於勤勞不可失之怠惰也
第民雖欲勤勸課不時則無所施其力矣且云芒
種者人力不贍雖不能皆早若及此時則猶有秋
成之望故特限節候以示與其晚而失業不若及
此時之爲愈也非謂必待此以爲播種之期也農
書亦云大率欲早今之守令狃於故常雖當播種
之時自謂芒種猶遠凡干土田訴訟未卽處浚穀

種口糧賑貸等事常不汲汲每失稽緩雖或汲汲
守令申報監司監司移牒戶曹以報政府政府具
由以啓轉相徃復之際芒種已過或不識耕稼之
宜徒務勸課之名督種太早苗不得生反以害農
者有之或未能真知節氣之早晚自計踈虞以失
事機者亦有之豈分憂字民之義乎凡與我共理
者其體予委任之意遵祖宗厚民之典視前賢
課農之規廣詢風土所宜參以農書所載預期措
置毋太早毋太晚尤不可興務以棄其時各盡乃
心導民務本服田力穡仰事俯育以壽我民命以

固我邦本庶幾家給人足蔚興禮讓之風時和歲
登共享熙皞之樂惟爾戶曹體予至懷曉諭中外

對策 戊午

王若曰帝王之政因時損益二帝三王其所損益
何事歟漢唐以下損益之事孰爲可取歟夫有
田有民所以養廉耻也吾東方之有奴婢昉於
何代歟今之士大夫家有奴婢故妻子免厮養
之勞上下有尊卑之分以成禮俗其關於世道
可謂至矣然奴婢亦天民也其可世爲賤役乎
多者或至千百是不可定限乎漢有奴婢定限

之制其詳可得以聞歟高麗盛時法制悉備其
無奴婢定限之制乎或曰定限則人之貴賤有
時子孫蕃寡亦異而奴婢生育盛衰不同終有
不均之歎勢難定限矣何以處之乎古者文武
職事各有職分之田今之科田不論時散何所
取法歟名爲科田而多寡不均依古職田之制
代其職者食其入可乎或曰職田之制於當官者
可矣其曾有功勞而不幸閒散未免口腹之憂
至於恤養守信之田亦不可廢將何道以處之
乎夫巡狩之制帝王之盛事也舜五載一巡狩

周十二年一巡狩踈數煩簡之不同何歟蒐狩所以講武事不可廢也今雖五六日之行不能無弊其故何歟虞周巡狩之意可復行於今日乎古之帝王不一其都以相往來其意何歟堯舜之都得以聞其詳歟周有天下旣都鎬京又何遷鼎於洛邑乎漢唐之並建兩都其意安在高麗旣都松都又定都平壤乃曰子孫無忘平壤其意又何歟我太祖建都漢陽全意于茲不顧其他以復古者並建之意其術安在義倉之設將以救民也比因旱乾民罹飢饉義倉

之粟未能周急其故何歟朱子社倉之制可得
而聞其詳歟版籍不明人民離散社倉之制似
難舉行若何而復朱子之遺意以建社倉於閭
里乎凡此數者皆今日可言之事也子大夫明
古而識今知常而通變悉心以對

對臣聞帝王之政隨時而異帝王之治以道而同
隨時而異故損益不同以道而同故皆歸于治明
乎古今之異宜而得其損益之道則於為國乎何
有恭惟 主上殿下進臣等于廷策之以奴婢科
田之限與夫義倉社倉之法使陳損益之宜難以

草茅賤士得進大對於明時其廣延衆論之美制
治未亂之意誠三代以來未有之聖也臣伏讀
聖策曰云云臣謂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故唐
虞三代之治皆因時而損益以成一代之規模然
其所損益者亦不過禮樂制度文章政事之間而
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已自是以降漢之大綱視
唐爲正唐之萬目比漢爲舉其間雖有一二之可
稱何足爲今日道哉恭惟 主上殿下以天縱之
聖緝熙之學嗣 祖宗創業之艱難撫盈成無疆
之鴻休道洽政治咸正罔缺而猶慮損益之未得

其宜此卽堯舜其猶病諸之意也臣伏讀二聖策
曰云云臣謂天之生民雖無良賤之辨上之使下
必有尊卑之等蓋大夫不可以徒行婦人不可以
外遊身爲朝列而使妻子執斲養之勞何以成禮
俗乎故周禮凡有罪者沒爲奴婢使執賤役則奴
婢之設有自來矣惟我東方自箕子撫運以來禮
義之美聞于天下者非特用夏變夷之俗亦有別
良賤立奴隸以定上下之分而使大夫之家皆有
尊卑之分也家主奴婢之制一定而主之視奴猶
君之視臣奴之事主猶臣之事君然則奴婢雖亦

天之民固不變賤爲良與主抗衡也但均爲士家而多寡不同是固可歎也宜若立限以均之使無多寡之懸隔也然貴賤有時蕃寡不同而奴婢生育盛衰亦異則求以均之恐未免終有不均之歎也臣聞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法立而不能盡善則莫若仍舊之爲愈也漢之定限以三十口爲率而高麗盛時亦有定限之法宜若革弊而無憾矣徒致紛擾之患而不可傳於後世未見其盡善也而况累世相傳之臧獲一朝棄而與人豈常情之所安乎定限之制固不可復臣願奴婢之過

多者使分給一族之全無而以篤親親之仁又塞兼並之門使奴婢多者不得托買賣取諸人以自益則雖無定限之法而庶有可均之漸矣臣伏讀聖策曰云云臣謂職田之法始於隋唐使內外庶官居其職者食其所賦之入所以備餼廩養廉耻也國家科田之制因爵之等級定田之多寡職雖已去而田則不去身雖已沒而猶及後嗣其忠信重祿之美非隋唐職田之比卽文王世祿遺意也然而多寡不同已受者獨享其利新進者無復有望爵雖同而田則異名爲科田而實無等分其

爲不均甚矣然豈法之不均乎乃用法者之不均耳職田之法雖若均矣而勲勞閒曠未免奉養之憂恤養守信之田亦不可廢誠如或者之所言而況職田之制宋朝咸平天聖之間隨復隨罷莫能竟行莫若因其已成之憲嚴明均給之法褻多以益寡稱爵而授田則田無不均而處之得其道矣臣伏讀 聖策曰云云臣聞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所以考制度察風俗而通遠近之情唐虞之時五載一巡狩成周之世十二年一巡狩其所以或踈或數久速不同者觀其會通合

乎時宜而煩簡有異所謂損益可知者此也夏諺
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
一豫爲諸侯度當是之時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
相悅雖有調度之多何惡之有蒐狩之禮所以講
武事而備宗廟籩豆之實誠有國之不可廢也
殷下以成湯祝網之仁體周家詰兵之戒四時之
獵必於民力休息之日予以簡閱其軍旅或問閭
閻之休戚或察禾稼之豐歉此正省耕省斂補其
不足之遊豫而猶慮五日六日之有弊予以見
殷下視民如傷之意也但以比年以來水旱相仍

人蓄疲斃異於昔日其騶從調度減而損之則亦
愛民節用之一道也臣伏讀 聖策曰云云臣聞
京師者四方之所會而與國匹休之地也故立國
定都聖人重之堯都平壤舜都蒲坂皆非循一已
之私視民利而用遷者也周有天下既都鎬京而
定鼎於洛邑者蓋鎬京王業之所基而子孫之所
當守也洛邑天下之中而王者之所當居也於鎬
京定都以保祖宗肇基之地于洛而卜龜以視天
下宅中周家制度固密如此其至也漢唐之世既
立京都於關中又設東都於洛陽其得周家一往

一來之意乎昔在高麗既都松京而又都平壤使子孫無忘之者得不以平壤檀君箕子之遺墟而流風餘俗之所在乎太祖受命之初定都于漢陽而以為作民明辟之地漕運之便四方之中山岳不拔之基也然而松京風土淳厚人物豐盛山川之勝冠於東方而人心思之臣竊謂漢陽祖宗基命之地而子孫之所當敬守也松京陵墓之所在而亦國家之未可忘也臣謂上考歷代兩都之制定居于此以為萬世永建之地往來于彼以為巡狩遊豫之所于以謁陵寢于以講武事則可

以慰松都父老之望而古人並建之意可復見於今日矣臣伏讀 聖策曰云云臣聞義倉者生民之大命而邦本之所賴以固也方今義倉之設非不廣也而一遇旱乾州縣告匱而有移粟之患者以其蓄積之不多也古者九年耕有三年之蓄今數郡而無一年之蓄者有之求其能周急而免飢饉之患不亦難乎臣聞朱子社倉之制初請本於官排年取息以後還本於官而定爲久計夏不收息以救一方之人水旱凶荒以相濟茲亦仁人君子經綸興邦之一政而牧民者之所當遵守也豈

齊下
恐有
活

制餘悉

有可行於文公之時而不可行於今日乎苟能心
文公之心法文公之法任得其人斂散有餘則不
患版籍之不明人心之流移而社倉之制可復行
於今日矣臣伏讀 聖策曰云云臣謂凡此數者
皆今日可行之事而蓄積尤當今之急務也方今
公私之蓄誠可寒心大學論平天下而以生衆食
寡爲疾用舒爲生財之大道伏惟 殿下留意於此
申嚴遊手之禁而使民皆務其本去其不急之費
量其入而出之則將見太倉之粟陳陳相仍雖有
九年七年之水旱而不憂堯湯之憂矣夫如是則

上無調度不足之憂下有仰事俯育之樂善政之
行治道之隆矣雖然政者爲治之具也道者出治
之本也而人主之一心又道之所由出也道之大
原本於天道之大用著於政人君位天人之間而
任克綏厥猷之責禮樂刑政之得失文章制度之
損益皆係於一心之存不存伏願 殿下益勤克
艱之念存養於不覩不聞省察於莫見莫顯于以
立天下之大本達天下之大用而致中和之極功
則政無不舉弊無不革而參天贊化之治可坐而
致矣其於數者何足慮哉臣謹對

辭左司諫疏

癸酉十月癸巳金宗瑞皇甫仁右贊成
 李穰吏曹判書閔伸兵曹判書趙克寬
 軍器判事尹處恭繕工副正李命敏等
 被誅數日命召先生曰曩者請對予
 欲面聽乃為權奸所沮未即引爾亦
 引病而去權奸今已伏辜實是夏始之
 初特除爾為司諫可
 復力疾就道云云

十一月丙辰前司憲執義河緯地誠惶誠恐俯伏
 昧死謹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竊念疾病纏綿久
 未平復特蒙 召還不能奔赴徒切戀闕乃於今
 十月二十日又蒙內降超授左司諫之職喻以夏
 始之意令力疾就途 聖訓痛切開讀感慨誠不

自量羸病不能驅馳願一仰覩 天顏少伸鬱抑
徐圖乞骸強力卽行不幸就道之日冒寒中風舊
症增劇舉身震汗苦痛多般藥療尚不向差乏力
短氣劫弱畏寒不能出戶當風腰下及臂日痲痺
痛諸症雜發幾至旬月有加無減雖欲力疾又不
可得垂首吟呻戀闕流涕而已伏望 主上殿下
憐臣病深缺新 命不勝至願無任戰懼之至臣
以草茅微賤荷 累朝恩眷最深常思糜粉庶效
萬一文蒙 主上拔擢至此訓諭痛切至此臣雖
昏劣敢不思奮少酬平昔之志而命窮數奇病患

縛束心事狼狽慚負 聖恩死有餘罪臣竊念近日之變簡冊所罕或受遺輔政或叔父懿親皆與國同休戚而不道之甚乃至於此實吾東方千萬歲不可洗之耻也不可忍聞不可忍聞然往者無及論之何益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人知而不敢言也使知之者皆得盡言而人主得聞而親處置之則何患其不能防於未然乎近日之事是已事勢既盛幸而除之所傷亦多矣且剪除權奸自古爲難而繼其後者尤爲難也夏始之初所宜長慮却顧廣謀熟計毋或依違苟且毋曰何傷何害毋近

於緩而失事機母過於急而傷大體母過於寬而
朝綱少弛母過於嚴猛而國脈或傷母狃前功而
貽後悔母使有懷者憚於盡言而主勢有所拘束
而或成壅蔽更思履霜苞桑之戒益強公室益嚴
內治益杜權門益去可嫌之事益絕朋附之漸凡
有施爲務合於人心務合於典章爲長久無弊之
圖母使閭巷之間草野之中竊有可擬可議之事
也臣抱病江湖遙望宸極不知當今何事最急
何事可言不能進一策畫一計以助維新之治慚
負聖恩臣力旣無如何但日夜嗚咽流涕不過

呼天地鬼神而默自祝禱曰願今日任輔政之責者庶幾益盡保傅之道使聖體日康聖學日就聖德速成速親萬機以副海東百萬億赤子日夜顛顛之望內自庭掖外至四境悉皆安帖而無少有動搖之心太祖太宗世宗文宗傳付之統永有盤石之安而山川鬼神莫不歡悅而已也 殿
下亦宜開張聰聽延納讜論恢弘志士之氣更爲宗社益自慎重勤御經筵益尊德性嚴防未萌之慾常使清明在躬明一心以照奸正一心以禦邪親骨體遠讒佞敬重輔政大臣動必由禮克

濟艱難之運以慰 文宗皇考不棄基之望不空
徒自謙抑曰予幼子何敢而已也臣受 恩最深
當此機會病不能陳力效節徒抱鬱悒卧床流涕
藥餌餘喘心思錯亂不自知其所言也伏望 殿
下察臣微懇許臣閒居養疾庶荷 一洪私之造更
期隕首之報臣無任兢惶戰懼之至俯伏昧死謹
上言

答或人書

恩津居貴星來傳二十日書備悉好况慰感不淺
訓導叔暨賤子叅榜一家之幸也下示所寓家舍

已議于生員叔欲以舊寓房舍為老穉依泊之所

耳畱置京中有分離之患來此甚復當諒之餘在

不遠奉展不備伏惟尊照謹拜謝狀

按此書藏在朴忠正家而

謂之得於京城尹瑄家然書中訓導叔賤子叅摘云今無可據處當夏改

遺券

初行十餘字缺物件記

善山降真洞在

大牛一隻

小牛一隻

大馬二疋

內驄馬金怒受養

小馬一疋

鼎二

釜二

爐口一

東海二

隻鉢一

蓋鉢二

者羅二

鍬鏹一

匙陸

介筋一把 耒三 錯刀二 鋤三 卦伊

六 斧一 小時郎二 鎌一 斫耳一 鑿

二 大箭三 藥籠一

京家在他物

破件鹿皮靴一木綿袂 螺杯家具一 黑木

纓子一黑笠給 鴨頭絳單木團領一 紅紵

團領一 綿紬單波知一 草絳匹段囊子一

三幅紬袂裏在 鞍子諸緣具

角弓一 山羊皮一領 破件葦籠一 理馬

諸緣具个赤 鋤飯弁一 鍍二行

示龜童 碣

李璽立 石

緯出 一盡

在京中興盛坊叔父名 立

丙子之變河公當臨建日顧謂家人曰此禍當
 連宗族惟弟紹地子龜童在襁褓中必免遂列
 鋒家中雜物數十品不及田民仍手書付之細
 書碣字於龜童之下至今其券猶在蓋欲改龜
 童為碣以繼已而一時怵於禍夏名曰源見裴
 琴易龍吉所撰河僉知連墓誌

河源小字龜童年纔七歲當魯山丙子之變一門覆滅公以年少漏於國籍司諫公知其免禍手書家間雜物於一小紙末有示龜童礪四字蓋欲待其成長以礪名之之意也司諫公夫人金氏手縫女奴領中徃遺龜童因托養於奉化外家其後累入危境而其時金吾郎與公外王父琴公同榜且親乃以奴子貴同同名者代給而因贅居于安東松坡里見鳳城琴氏紀譜河公源兒名龜童參判公臨死改龜童曰礪而凡已物手自書鋒送之曰汝幸保餘命今鋒送

之物皆掌有以嗣予後也後以源改礪之意必

有存焉見權龍巒紀所撰安東權氏紀譜

副尉公源生七歲而當光陵丙子六臣家覆

宗夷公以幼弱漏名籍得不死托外氏以遂生

既而網稍解始得出猶不敢歸一善舊居娶司

正權玠女因家于安東府西松夜里權故禮儀

判書鞠三世孫也始學士將見建顧家人曰且

族矣龜童黃口尚可免乎手銚家藏雜細數十

事其末云示龜童又其下書礪字蓋欲竢其長

以是命之名也至今其券尚在見者莫不悲之

見李密庵栽所撰河副尉源墓碣

莊陵忠臣故司諫丹溪河先生卽丙子被禍
六臣之一也其子孫之有無世無有知之者
一日永嘉士人姓河名達海者訪余於樓巖
之江寓曰達海卽河司諫從子源之某代孫
也仍出一帖小障諦視之則乃司諫公手錄
京鄉家中物件細大無遺紙末有示龜童碣
四字而無他語且有司諫公親署有若契券
者然余問其故達海曰此是司諫公臨命時
託後事於某代祖源龜童卽源之小字而方

在襁褓故槩欲待其成長名以礪字之意也
龜童果以幼穉之故得免刑戮而懼禍不敢
以礪名後改以源字云余竊思之公以卓卓
大節視死如歸雖或託人後事而必不暇念
及家產之傳不傳况公以叛逆名朝夕就戮
其大小家產之籍入官府不待知者而可知
以公之知豈不自知而有此手錄屬託之理
乎繼見南秋江所撰六臣傳有曰 光廟超
拜公禮曹參判自是之後所授祿俸別藏一
庫而不食蓋公之意曰吾死之後家中雜物

無論籍官與否錄在此券者卽吾家物而祿俸之別藏者則非吾家物要使後人知公之此舉其有得於春秋寓權託微之意良可悲也伯夷餓死後世悲其志高其節而不知求仁得仁之爲不怨歷五六百年得夫子而後其義乃見今公所樹立視伯夷無愧其所遭之慘又萬萬而世無如夫子之爲者豈不重可悲哉歲崇禎乙酉烏川後人鄭澔書

右丹溪河先生遺券上方錄鄉家所在牛馬雜物凡二十五行而藥籠下有在京中三字

下凡十五行而京家在以下十行似忙裏書者末端書示龜童礪四字下書李署押次行只署押卽先生跡下行書與盛坊叔父署押當時事起倉卒宜無暇處後事或言先生車上所忙書者今觀筆跡雖亂草不畱意亦自端重非車上書者獨下方十行傳說先生左書意事發之前夕其兆已見世傳先生笑謂夫人曰龜童免乎龜童卽先生弟紹地之子時甫七歲此券之成疑於其夕二公適來相設而因共署押與先生舍命之志已決於集

賢握手之際至臨命之日直笑以受之矣田
舍藏獲藏書已知其將入籍中故其所處置
者獨小小雜物其在鄉家者多田夫搃用所
謂持贈簑衣應有意者其志也與其衣服雜
多弊破者家中瑣細想無遺漏又其跡端正
整密其精神不亂如此聞之先生夫人手縫
遺券于女奴領中往遺龜童龜童幼養其外
家奉化琴氏琴氏有小奴名貴同者禍作索
龜童琴氏以奴與之使者訊其奴名曰貴同
卽以爲龜童而持去云其得漏禍網天也龜

十卷之三 卷之二
三三
童既長猶不敢名礪改以源河氏在安東者
皆其後 明陵乙酉有重臣言 上廼以源
嗣先生後先生歿二百有四十九年而始有
後已未冬河君準海攜此券示光庭流涕而
書後學前 莊寢郎李光庭敬識

嗚呼此丹溪河先生丙子遺券也書在何月
何日以何意皆未可攷也丙子去今三百有
四年而禍烈餘燼文籍散佚其無可攷宜矣
然亦不須攷也但知此爲先生臨命時手書
以遺其從子者足矣筆畫森然其精忠義烈

之氣縈迴於片幅之間使後人感慨悲惋一
讀一涕不自知其為何心也在取舍熊魚蒼
黃造次之際丁寧繾綣累書不一書以遺其
從子者何故也或謂釜鼎鎌鑿弓鞞囊襆之
屬非臨死者所急而必詳錄不遺者何也此
惡足以知先生也先生度其二子隨坐欲以
後事付於從子龜童龜童先生弟紹地子之
小字其下又書礪字欲
定名為礪而其家人畏禍不敢以名名以源云而明言為後又必隨
坐如二子此先生斯券之所以成也在龜童
則不書屬稱置之子與從子之間以家財則

先生雖貧必有田土臧獲焉又有所謂別藏之俸焉而皆不舉漫書京鄉家細瑣什物如

此而署押其末又要叔父及妹婿先生署押

李而署押者著署有石字樣或疑為樗軒蓋以樗軒為先生得意友故也然朋友署押於

券中古雖有是例而此未必然謹按河譜先生妹婿有李石柱此恐其人故余則斷以為

先生妹婿亦署押於左右者只以示以此貲財傳

於龜童之意而已然則先生書券之日月雖

不可攷而先生書券之意未始不可攷只看

得先生傳後之意可也今之人強作然疑抑

何哉又或謂先生之死已遠矣後嗣之存與

不存於先生何關而乃區區爲此也嗚呼人
生天地間此一氣自祖先相傳至于已而絕
之爲可傷痛故古人必重立後以文山大節
顛躓困頓四載燕獄而其抵第書眷眷以立
後爲言文山尚然以此議先生何哉或謂旅
軒張公爲嶺南文獻所在而旅軒所撰墓文
不書傳後於從子傳後之說未可信也是則
不然先生衣冠之藏在善山外外孫金姓人
居近地禁樵牧副尉卽龜童名以源之後祭
先生者居安東始副尉六歲育於外祖生員
琴樞在奉化及長贅于安東

權玠子孫仍居焉旅軒以善近而安遠只聞金氏之

言不知有副尉事特限於聞見也不然而使

河氏往來旅軒則何故只書先生之考曰王

考以上莫之記耶先生之考察使澹祖評

理之伯曾祖同正胤高祖別將玄五代祖大

護軍公正以上譜牒斑斑可攷安得謂王考

以上莫之記也於先世闕而不錄則無怪乎

後嗣之未及詳書也遂以此並與遺券而歸

之不信可乎謹按翰林裴龍吉所撰僉知連

副尉之墓誌錄副尉事詳悉墓誌曰司諫被

曾孫墓誌錄副尉事詳悉建之日願謂家

人曰此禍當連宗族惟第紹地子龜童在襍
必免遂列錄家中雜物數十品仍書碑字
於龜童之下以付之至今契券猶存蓋欲改
龜童為碑以繼已而一時怵禍夏名曰源即
公會而墓誌之作在萬曆辛丑旅軒之文成
祖也於萬曆丙辰則在裴誌後十六年矣一信而
一不信何也不寧惟是琴公嵇權公玠兩家
譜牒亦詳錄其傳後於副尉明白無疑豈可
以旅軒之文偶失記載數百年間傳信文字
一併抹撥之乎曾在乙酉趾齋閔公告于
肅廟特以河源為緯地之嗣王言一下倫
理以定則一幅遺券可以垂百代而不朽

肅廟特教可以建天地而不悖持此以歸長
子育孫誦三先王之典則襲賢祖之休美則
斯爲丹溪先生肖孫矣河君之歸謹書券後
如此嗚呼崇禎後百三十一年己卯長至日
南陽洪啓禧謹書

丹溪先生實紀卷之二

遺墨

戲成一絕
以

交士
史

丹溪先生實紀卷之二

三

一為膠州克剛

然顧明至家後

三子出時可說

年一率一應
考也一十幅
殿

子... 17... 111

律
次
好

海
南
身
好
赴
地
可
窮

居石八邊夕照明

父子怡分話子情一首遺
詩不忍讀糝來亦成後見

吾誠

幕中賓選一時良從古朝

家重朔方努力十分運奇

策莫令東顧遺吾

王

丹溪河

緯地

遺稿跋

嗚呼此丹溪河先生遺稿也詩十一篇文章四
篇可謂寂寥矣然顧安用多乎哉其人爲
國家之真元氣其文爲宇宙之真文章撐拄
綱常震耀左海可與日月爭光則零金碎玉
足以動人耳目雖如俞先生之三百揚鷹亦
可使千載之下志士忠臣咨嗟雜誦如見鬚
眉况斯集所載不翅全鼎之臠乎嗚呼偉哉
惟其生同志死同傳同歸九原長衛英孫
則朴先生後孫崇古所以蒐輯六先生著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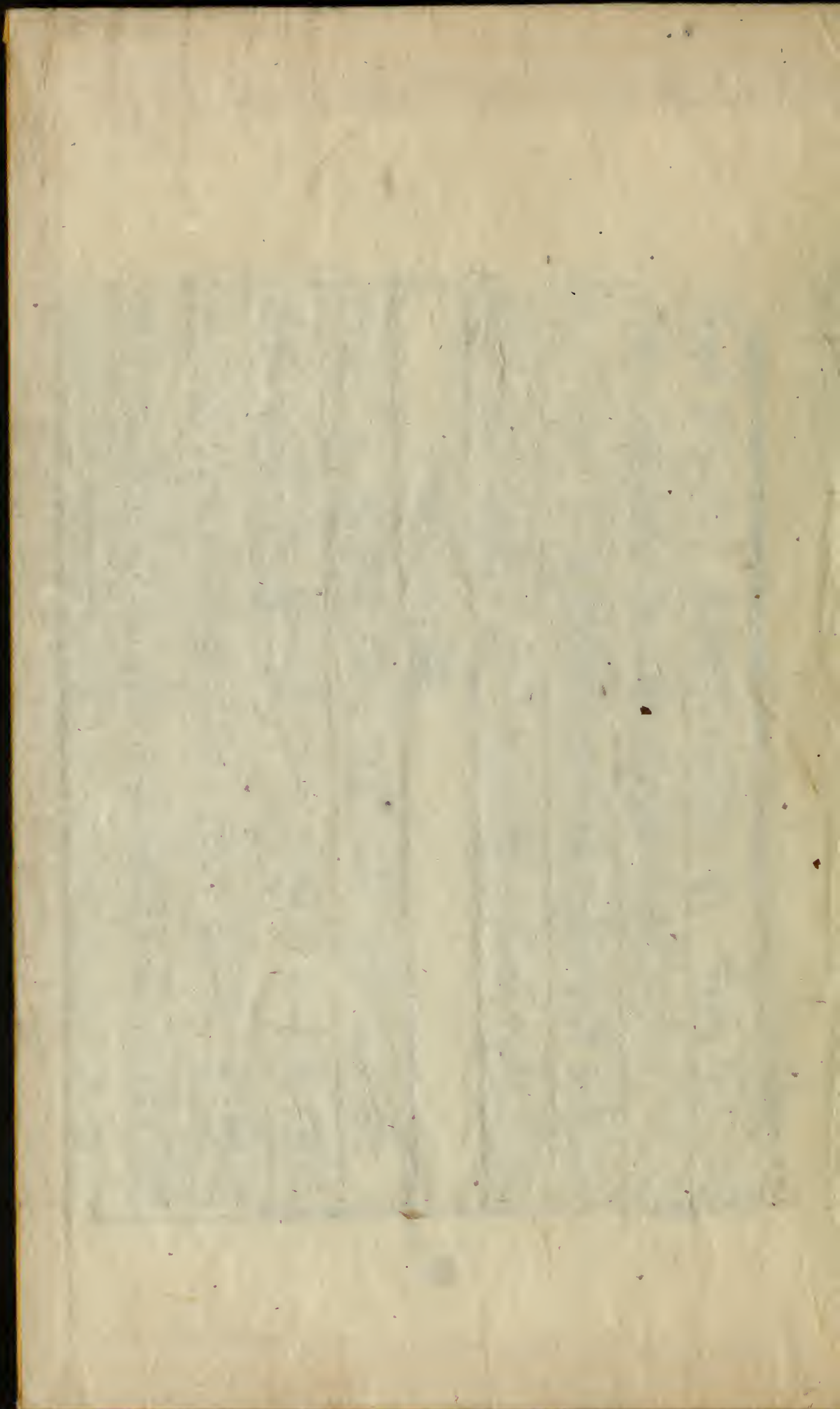
合爲一集者其志可悲也然俞先生固武人
至若五先生俱爲英陵所儲養於集賢清
華之選以貽嗣孫者也風流翰墨照映一
世者當何如也出入論思潤色王國其遺
餘詠唾可傳者何限而惜乎劫禍盪滅之餘
無人收拾不能如皇朝方希古全稿之始
錮而終顯焉尤可見東人之喪禍鹵莽爲甚恨
也成先生遺文之流傳者視諸公較多故已
有編成一家言者世或疑之君子曰何傷也
諸先生之文合之則如七耀之並麗分之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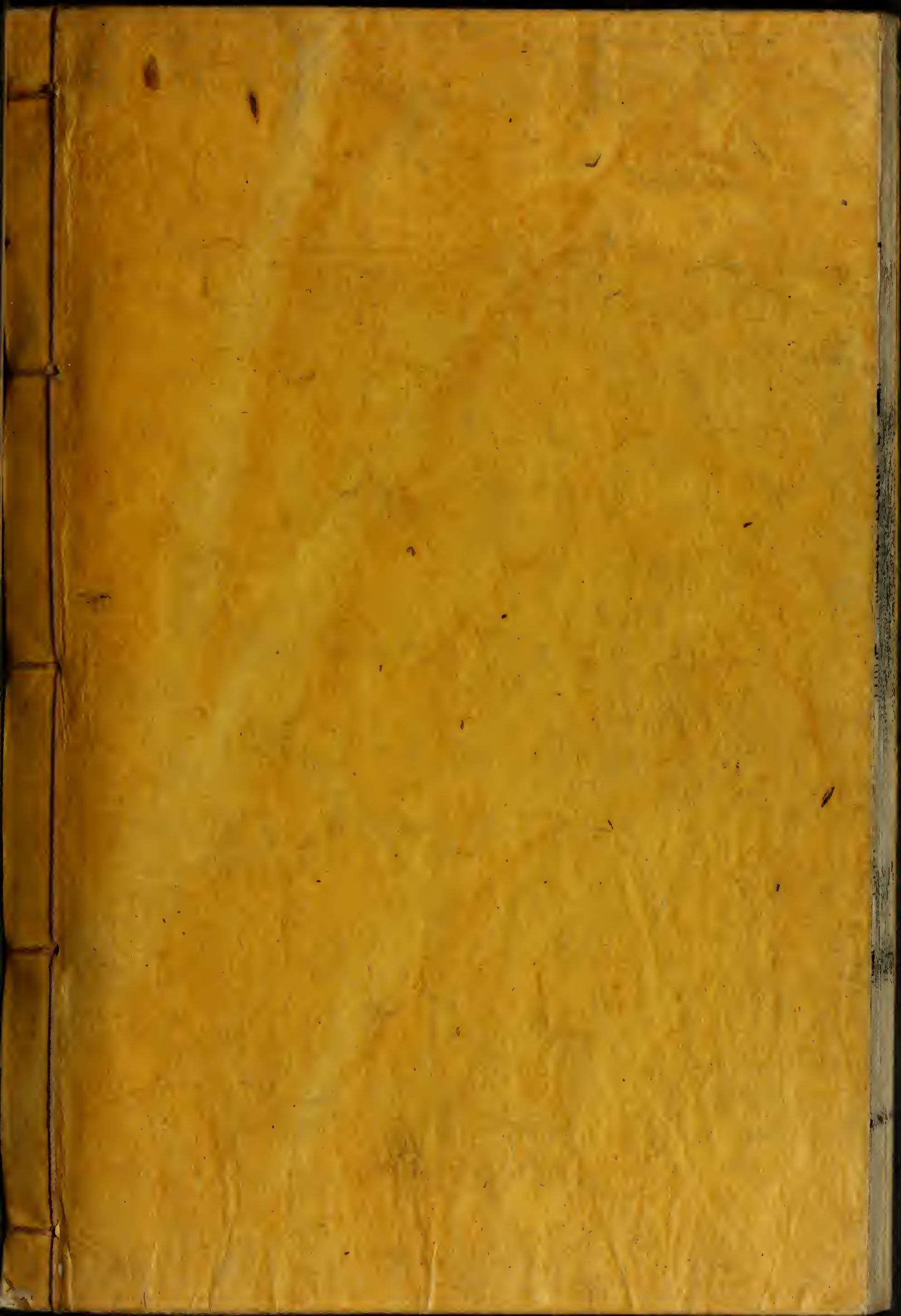
如五嶽之各峙合編與分編非有所彼此也
從今以往或分或合又未知有幾番入梓而
均之可以永耀於天壤之間其何傷也河先
生後孫龍翼等亦依成先生集例別刊茲編
仍有附錄啓禧實與聞其事就其中車原頰
雪寃記序不但其文字荒陋斷不出於先生
而已攷其年月乃在於景泰丁丑五月竊想
其時先生之熱血苦衷噴薄彌盪與神爲謀
與天相抗則此等閒漫著述萬萬不畱心明
矣後之托名贗作者多見其欲巧而破綻爾

遂凌意刪去而附記之

上之四十四年戊子七月下瀚輔國崇祿大夫
行判中樞府事致仕奉朝賀洪啓禧謹跋

丹溪先生實紀卷之二





集溪舟

一

集溪舟

二